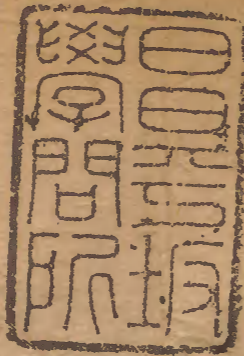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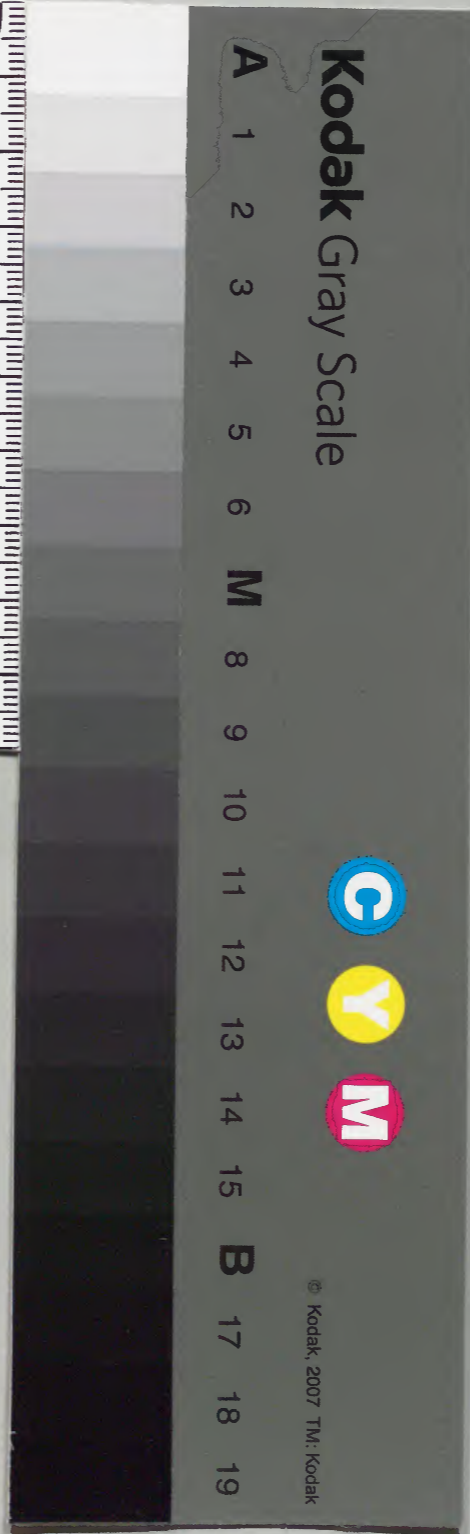
四十七之八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二	一
一	四	一	三
一	六	〇	一
冊	架	函	架

内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三	二	一
一	四	一	三
一	六	〇	一
架	架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22)	
函號	293	140



史紀卷四十七

後漢書十一

列傳

梁節王暢

梁節王暢，明帝子也。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

寵，暢尤被愛。孝和、孝祖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

賜恩寵甚篤。建初四年，徙為梁王。以鄆、寧陵、薄、單、父、己氏、成

武凡六縣益梁國。帝崩，就國。暢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忌

自言善占夢，能使六丁。暢數使卜筮，乳母王禮自言能見鬼

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

淺草文庫

藏書

藏書

史籍 卷之四十一
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宦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有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汙天下氣息，不相屬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有失繩墨，不敢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二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面目以罪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具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今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奏牘，陛下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

暢之悔過
出於至誠
甚為可取

上下兩得
帝之厚也

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矣。詔報曰：朕惟王骨肉之親，淳淑之質，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匪由王咎，在彼小人。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傳至玄孫彌，魏受禪，以為崇德侯。一悔過而傳世之久如此君子所以善改過也

陳禪

陳禪字紀山，巴郡人。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咎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舉茂才。

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並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詔左轉為玄菟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奇事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珍貨而去。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卒。

龐參

龐參字元伯，南陽人。少為縣吏，有能。參不取

龐參字仲達，緱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水潦不休，流民擾動，重之以大軍，疲之以徵發，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轉運，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敝。車騎將軍鄧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民時。止煩賦以益財用，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昔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尙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

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龐參，高才武略，有魏尙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騭曰：「比年羌寇因隴右供徭賦役為害日滋，今復發百姓調取穀帛，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

州士大夫所笑。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邊疆。多田不耕。何救饑餓。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騰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碓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碓者欲吾

空也

參無多
異長能使
樊準薦之
馬融請之
段恭訟之
蘇奇人也

擊強宗也。抱兒者欲吾恤孤也。歎息而還。參在郡。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羌尤懷其恩信。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征西將軍司馬鈞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引兵還。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昔周宣時。獫狁侵鎬。及方孝文。中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獻之姿。抑亦干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而今幽囚。陷

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土赤狄，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救參，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順帝以為太尉，錄尚書事，三公之中，名為忠直，左右陷毀之，以所舉忤帝旨，司隸承風案劾，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

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因災異策免，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永和元年卒。

崔駰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祖篆，王莽時以明經徵詣公車，大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

所生哉。乃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之，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慰志賦，以自悼焉。篆生毅，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之。元和中

長心

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卿愛文辭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駟，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遂爲上客，居無幾，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欲見之，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諍憲不能容，出駟爲長岑，長駟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中子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傳其父業。年十八

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遠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諸儒宗之與馬融張衡特相友好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禪猶豫未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兄弟伏誅瑗坐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止之

疏堅正也

時陳禪爲司隸校尉謂瑗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見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子寔字子真桓帝初徵詣公車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理者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復思中興夫濟時拯

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切務而慕所聞也。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

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

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掛勒鞅，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寔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

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卒，無以殯殮。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皆先輸貨財，然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

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
可、笑、可耻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
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歷位卿守皆有聲稱今登三公天
下失望烈曰何為也鈞曰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有文
才為河西太守

閔仲叔謝沈書閔
貢字仲叔

閔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為弗及也黨
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曰我欲省煩耳建武中
應司徒侯霸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
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

不以猪肝
安邑亦
其意

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
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
吏常給焉仲叔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
以壽終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
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
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
敢不至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數被
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人之仕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生而欽順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

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良字君郎。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耻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

方十四耳
何以能使
人如此真
顏子也

觀此則天
蘇閣外史

師表也。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閎曰：見吾叔度邪？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
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曰：良不見
叔度，自以為過之。及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
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
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或問其故，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
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可濁，不可量也。年
四十八終，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

謂憲作非
也，然亦有
處或記
若為之

靡不服，淡遠去，玠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
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淡莫臻，其分清濁，難
議其方，及門於孔氏，其始庶乎。

徐穉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
榻去，則縣之。拜太原太守，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
胡廣上疏薦穉等曰：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見處士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
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
以安車立纁，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

余拜黃石齋祠有詩曰又與弔喪異何須見主人謝承書稱豫炙雞一羹以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冢所以水漬綿使有酒氣以雞置前醜酒單哭拜而去不謁喪主若弔於冢則人知之矣

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者、若徐穉、生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尤為難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穉負糧徒步往弔之、設雞酒、哭畢而去、郭林宗疑為穉、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語、穉臨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不使知、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卒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漢末寇賊縱橫、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閭、胤字伯淮、彭

城人、胤與二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胤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胤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甚於踰垣閉門矣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况在清聽、不加矜憐乎、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家貧、備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

州辟乃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邈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再舉有道

不就京師游士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在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爽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楊震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八世祖喜，高帝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寶遁逃，不知去處。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諸儒稱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大將軍鄧騭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荊州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
知密愧而出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
其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永寧元年拜司徒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
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諫帝以疏示阿母等內
懷忿恨伯榮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因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
及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
產弟威今見在瓌以妻阿母女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
制不合經義書奏不省延光二年遷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

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
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
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薦
所親厚於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
見怨詔遣使者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等更
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廣等見震切諫不從益無
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
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極諫前後所上轉切
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
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罔

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三年春東巡
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
史考校之得豐等詐下詔書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遂共譖
震云自趙騰死漢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
行還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請大將軍耿寶奏
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慷
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
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
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何必}以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祠
因飲醖而卒時年七十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

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下詔除二子爲
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祠以中牢遠近畢至先
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
畢乃飛去時人立石鳥象於墓所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
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
於桓帝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
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
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
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震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
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出爲豫荆徐兗

四州刺史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秉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微行私幸河南尹梁胤府舍秉上疏諫帝不納冀誅後乃拜太僕延熹三年免官歸田里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各稱疾不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請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所屬喻以朝廷恩意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

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各寔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言不良守相欲因此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奸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於是詔除乃止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貪賊暴虐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

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卒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旬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侍講於華光殿遷光祿勳熹平二年爲司空五年爲司徒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

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嘆息不能竭忠極言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克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而令搢紳之徒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危殆之徵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正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

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
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
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
被召會議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
道以誑耀百姓天下繯負歸之賜告掾劉陶曰角等遭赦不
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
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
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
賜臨晉侯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

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濟拜賜尚書
令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皇
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爲司空卒
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禭服賜錢三百萬繒五
百疋策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子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京兆尹
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奏誅甫徵爲侍中中
平六年爲司空遷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
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都洛陽

於今亦十世矣。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當因民心，隨時之宜。往者王莽，逆亂赤眉，焚燒長安。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便可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司空荀爽恐卓害彪，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遷都以

圖之耳。卓意小解，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拜大鴻臚。從入關，興平元年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天子新遷，大會公卿於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天下纓綬縉紳之士。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彪曰。愧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及魏文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近臣示旨。彪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卒。于家。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及操平漢中。欲

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修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爭與交好。臨菑侯植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魏國。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

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反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以疑難乎？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撻利

後世亦有
人詩文
有陳壘齋
是也

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留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之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以僕小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

壯夫不在
見論

錄辨世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忤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荅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君侯少長貴盛體且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

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檉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徒豈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楊氏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思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

是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
眛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泰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往
來如此甚數。季緒各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修與丁儀兄
弟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
修以白操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
絹車載以惑之。修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
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操由是惡之。修為主簿而為植所友
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荅教十餘條勅門下教
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遣太子及
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教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

得出而還。修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
植後以驕縱見疎而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操以修
交關諸侯且以袁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
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操薨
初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從容出
宮追思修之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贈王
髦劍也髦今安在乃召見之賜髦穀帛修子囂囂子準皆知
名於晉世準子嶠髦皆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
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
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

厚以矯之
之劍賞作
不圖所贈
之於至薄

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嶠弟俊最清出嶠毫皆為二千石俊太傅

肅宗諸子

千乘貞王伉章帝子母氏不載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薨子寵嗣改國名樂安薨子孝王鴻嗣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以國土卑濕改封勃海清河孝王慶章帝子母宋貴人與妹俱有才色並為貴人大貴人生慶立為皇太子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慶雖可傳亦以安帝錄之伉與以質帝錄之

章帝此等其不濟

子心惡之謀陷宋氏使御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貴人母子遂見疏七年帝廢太子慶而立肇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門蔡倫考實之倫承風旨傳致其事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聚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不敢言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常共議私事永元四年帝講於白虎觀慶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

衆求索故事及寶憲誅慶出居邸賜中傳以下錢帛慶多病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
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關每竊
感恨四時伏臘祭於私室及寶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
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之嫌
遂不敢言十五年有司以日食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
之哀知非國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祠章陵後中傳衛訢臧千
餘萬詔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

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帝崩慶
號泣嘔血數升因發病明年就國下令曰寡人生於淡宮長
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旣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熒熒夙夜屏
營未知所立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
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吝其糾督非在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纏抱遠慮不虞留慶長
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殤帝崩立祐爲嗣是爲安
帝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健爲人伯父聖坐
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

廢不以罪
子復爲帝
亦可無憾

廣丘非樊
濯諸王葬
與國禮也

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極幸愛姬
妾莫比慶疾篤謂舅宋衍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朝廷
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乃上書太
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
矣及今口日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
年二十九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葬於廣丘
子愍王虎威嗣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虎威薨無子鄧太后
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太后崩有司言清
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高皇帝尊
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

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謚曰敬隱后陵曰甘陵廟曰
昭廟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
綬耿貴人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延平薨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
嗣梁冀與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
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
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冀立桓帝蒜
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欲
立蒜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嵩不聽文
刺殺嵩於是捕文鮪殺之有司劾奏蒜徙桂陽自殺梁冀惡

清河名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理爲甘陵王奉孝
德皇祀
河間孝王開章帝子奉遵法度吏人敬之開薨子惠王政嗣
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待御史沈景有彊能稱擢爲河間
相景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爲禮問王
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
謁常人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往宮門外責王傅曰前
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
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奸人
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

過自修政薨弟翼蠡吾侯淑解瀆亭侯鄧太后徵濟北河間
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以爲平原懷王後太后崩安帝
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隲及翼闕覲神器懷大逆
心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賓客閉門自處翼卒子志嗣
爲大將軍梁翼所立是爲桓帝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
人趙氏曰孝穆后蠡吾侯翼曰孝崇皇尊翼夫人馬氏爲孝
崇貴人封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奉翼後解瀆亭侯淑卒子
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追尊皇祖
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
氏爲貴人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論曰

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廢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
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但恨無一佳者耳又曰嫡派
相承不勝於屢絕屢繼乎

宗貴人佳其宗祚亦盛矣
人故九月辛酉日漢高祖
故大漢軍采其立
亦東徐沛濰於張
原王聖與中書計
王國平諸侯
與

史緯卷四十八

後漢書十二

列傳

張皓

張皓字叔明犍為人良六世孫也永寧元年拜廷尉皓雖非
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辨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安帝
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
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
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宜簡賢輔就
成聖質書奏不省順帝即位拜皓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

史綱 卷四十一
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卒年八十三、子綱、字文紀、少明經學、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因上書極諫、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

皆臣子所切齒也、京師震竦、帝雖知綱言直、終不能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單車之職、旣到、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大驚、見綱誠信、卽出拜謁、綱問所疾苦、以大義開譬之、嬰涕泣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聞耳、今見明府、乃嬰等更生之晨也、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置酒大會、散遣部衆、人情和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

冀過絕而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

王龔，山陽人，為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辟郡人黃憲、陳蕃等。憲不至，蕃到郡，龔不即見之。蕃性氣高明，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閭曰：「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厚遇之。由是知名之士莫不

歸心焉。閭字奉高，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和元年，拜龔為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請加放斥。諸黃門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前為龔掾，奏記於商，宜加表救。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以老病乞骸骨，卒。子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下車，奮厲威猛，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諫曰：「昔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明府以上智之才，敷仁惠之

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中興以來。將相相繼。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不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入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濬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門生劉表。以諫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叔孫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建寧元年。遷司空。以水災策免。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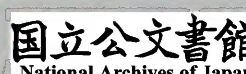
种嵩

种嵩字景伯。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族。邑里為縣。門下史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歷問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重之。遂舉孝廉。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多所糾察。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

著言

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八使所舉奏罪惡又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為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帝從之擢嵩監太子宮中常侍高梵單騎出迎太子太傅杜喬等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而已梵不能對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入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有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順服嵩乃去燧燧除候望邊方晏

然入為大司農遷司徒及卒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子岱字公祖與李燮同徵議郎病卒燮痛惜之上書曰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事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承奄然殂殞若不繫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岱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共瞻宜有異賞朝廷不能從弟拂字穎伯初平元年為司空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劔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



卓至澗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
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使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
呼叱之軍士皆披靡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卓
既擅權惡劭彊力出爲益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
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我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
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左中郎劉範諫議
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軍敗
劭等皆死

陳球

陳球字伯真下邳人陽嘉中舉孝廉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

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擿督郵欲令逐球督郵
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
矣太守乃止桂陽賊李研等寇鈔荆部太尉楊秉表球爲零
陵太守會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
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
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
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
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傷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
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
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徵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

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從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毋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曰陳延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豈

宜上配至尊忠省議作色蚩球曰陳延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閔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

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光和元年遷球太尉以日食免明年為永樂少府潛與司徒劉邵謀誅宦官初邵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邵與球相結事未發球復勸邵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步兵校尉劉納亦深勸邵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言邵等謀不軌帝大怒策免邵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杜根

杜根字伯堅定陵人父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其患位至巴郡太守根性方實舉孝廉為郎中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上書極諫太后大怒收執根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

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根為侍御史翊世為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遷淮陰太守去官年七十八卒

劉陶

劉陶字子奇潁川宗室也桓帝時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上疏曰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不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變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逐亡周之鹿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烈考之軌而忽高帝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虐流遠近故上天降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昔秦之將亡止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

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夾厲之厄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校尉李膺清正履道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奸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米霜見日必至消滅臣悲天下之可悲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言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收鑄大錢事下四府及太學能言之士陶議曰聖王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竊以爲當今之憂不在

於貨在乎民饑夫生民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者朝夕之饗餐而已豈在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唐虞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

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焚林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後冶鑄之議，帝遂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賊。於是剽輕劍客過晏等十餘人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奸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

三家說也
夏侯也

名曰中文尚書，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上疏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覬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遷尚書令，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千萬，陶清貧，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恐致崩亂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扼高望今果攻河東恐遂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前臣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

恐在後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自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不自止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與其禍也謹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皆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皆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

知皇帝

奇談

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時司徒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太尉許馡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反虛紕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馡濟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操何以不死爾時固未有罪也

李雲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時中常侍單超等以誅冀功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

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梁冀雖持權專擅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萬戶高祖得無見非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并下廷尉大鴻臚陳

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之諫成帝赦朱雲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亦上書請雲帝恚甚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愚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雲衆皆死獄中論曰禮有五諫諷諫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詐摩上以衍沽成名哉李雲草野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天子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故說者

識其難焉

劉瑜

劉瑜字季節廣陵靖王玄孫也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上書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幸得引錄備荅聖問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今中宮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

常侍何故
娶妻豈陽
氣通暢耶

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
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
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各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
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
以重法無罪而覆入之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
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
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
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
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

不堪言

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遠佞邪之人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中和德感祥風矣特詔召瑜問災咎之
徵指事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悉
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帝崩大
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引瑜為待中以尹勳為尚書令共謀
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勳字伯元河南人以誅梁冀功封宜
陽鄉侯瑜誅後宦官悉焚其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舉方
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人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

史記 卷四十八
敦、玄菟、公孫度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

西公寵及
人尉劉矩
司徒許訓
人傅胡廣

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門生故吏，並罹禁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四公，惟司徒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疾之，遂以宅罪考掠死獄中。時人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收紹斬之。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

史記 卷四十八 其

史綱 卷四十八
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央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詡聞之。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將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

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雄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時朝歌賊寇。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

歌長故舊皆弔。詡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謂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等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

作賊衣，以采綆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

弩勿發而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綏聚荒餘，招還流散，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裁盈萬，二三年間，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中常侍。張防倚權執，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孫程可取
然朝無一
人待宦官
攻宦官可
見帝之昏
庸甚矣

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輪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詔出，詡還。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奸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出東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

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
 惑之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于頴與門生百餘人候
 中常侍高梵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詔遷尚書僕射
 寧陽王簿詣闕訴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
 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
 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劾以大逆詔曰主
 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人不足多誅
 帝納詔言答之而已詔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
 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元年遷尚
 書令武林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
 皆以為可詔獨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
 加知其獸心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先帝舊典貢稅
 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致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
 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
 詔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
 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傳變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
身長八尺有威容師事太尉劉寬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
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
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明惡人不去
則善人無由進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
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恐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
益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
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夫邪正之人不
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死亡之兆

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
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
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書奏
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
猶識燮言得不加罪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
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
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
將軍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
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

西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

變孝廉，至是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邾邦榮之，變善邾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鄩委任治中程球，通奸利，士人怨之。鄩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鄩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鄩不聽，行至狄道，衆果叛，先殺程球，次害鄩，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夙懷變恩，共於城外。

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恐變不能屈志，以免進曰：國家昏暗，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亂，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澤，欲令棄郡而歸，願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嘆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夫聖達德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其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變案劍叱衍

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止鵠。正和喜，詣勳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宋泉代之。泉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勳曰：昔

劉盜割截
蓋人也
蓋習孝經
宋嘗非學

衛但此時
用不得耳
何謂事可
泰看

太公封齊。崔杼弑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泉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勲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尹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為勲所厚。乃以兵捍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忍加害。送還漢陽。刺吏楊雍表勲領漢陽太守時。

擁蔽於左
右便是不
聰明

人饑相食。勲調穀稟之。存活者千餘人。拜討虜校尉。靈帝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賊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贖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蹇碩等

心憚之、勸從溫奏、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執貪放、勲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小黃門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進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帝崩、董卓廢少帝、弑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

將以討卓、會嵩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益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言、勲曰、卿欲杜人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未聞惡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死、張角反時、侍中河內向栩言、國家不用典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譏栩不令國

可笑

家出師欲爲內應收北寺獄殺之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人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引洪與語大異之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

孔伷東郡太守橋瑁等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讞議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歃血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衆人以爲袁曹方穆洪爲紹所表用恐不能敗好招禍遠來赴難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或恐見制不能相及耳洪聞超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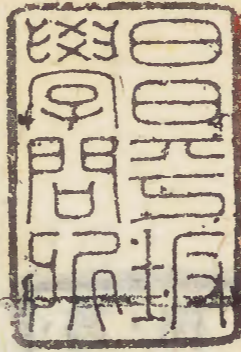
果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終不聽許。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喻之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蒙傾益，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自以本州被侵，郡將邁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極

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則僕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嘔血奉辭，奔走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卒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以權求歸，可謂有志忠孝，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費，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

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滅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

爲薄糜，徧班士衆，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爲東郡丞，時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滅洪爲郡將，奈何殺

之紹慙使人牽出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曰夫仁義豈
 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
 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遂
 城已陷皆赴敵死亦田橫之義士也



嘉永三年

